



百花谭文丛

夜航船上

王稼句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百花谭文丛

夜航船上

王稼句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夜航船上 / 王稼句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7
(百花谭文丛)
ISBN 978-7-5306-7262-4

I . ①夜… II . ①王… III .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2995 号

选题策划：徐福伟 马 畅

责任编辑：徐福伟 马 畅 整体设计：郭亚红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32

字数：78 千字

印张：5.125

版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题记

夜航船很早就有了，江浙一带特别多，陶九成《南村辍耕录》卷十一就说：“凡篙师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然古乐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诗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榼酒三瓶寄夜航’之句，则此名亦古矣。”张懿孙的一首《枫桥夜泊》，牙牙学语的孩儿都会背诵，那“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客船，在秋深霜重的夜半三更，渐渐靠近市镇的驳岸，不就是夜航船吗？

这种船在内河航行，体量不大，舱中更是狭窄，乘客虽各占一席，但挨得很紧，往往左右两排，抵足而眠。唐长孺《夜航行》便咏道：“幅仄幅仄秋夜航，吴音杂沓汗流浆。柂楼劣容六七辈，皴髯熏耳炊烟黄。衲衣失戒俄水入，神惊胆落成仓皇。羊肠虽陋无此险，尚有馀地停车箱。弥明軒

睡那办此，得跛男子应非常。鸡号四野曙光合，邻舟稍稍希灯光。浪游湖海别作计，驾舟万斛昇扶桑。”沈石田《客座新闻》更记一诗云：“两浙无车马，乘船便当街。浑身着木屐，未死入棺材。退壳钻篷出，撺梭下堰来。夜深相并处，尔笼我侬开。”只是乘坐夜航价钿便宜，既赶了路程，又省了旅栈支出，故客人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岁暮时节，远客还乡，船上更是挤匝了，袁春巢《吴郡岁华纪丽》卷十一就说：“吴中乡镇四布，往返郡城，商贩必觅航船以代步，日夜更番，迭相来往，夜航之设，固四时皆有之。惟是残冬将尽，岁事峥嵘，夜航之中，行人拥挤，长途灯火，肃肃宵征，瑟缩篷窗，劬劳堪悯。其中间有豪客诙谐，笑谈风发，或唱无字曲，歌呼呜呜，声闻远岸，其情景亦有可纪者焉。”

有钱人是不肯光顾夜航船的，受不了那嘈杂，那气味，那挤轧，那村言市词，更是不想掉了身价，船客大都是商贩、士子、工匠、僧道之流，拥沓一舱，旅途无聊，也就你言我语，唧唧嘈嘈，好像水上的茶馆一般。叶与中《水东日记》卷二说：“吴思庵先生谈及浅学后进曰：‘此《韵府》《群玉》秀才，好趁航船尔。’航船，吴中所谓夜航船，接渡往来，船中群坐多人，偶语纷纷。盖言其破碎摘裂之学，祇足供谈

笑也。”这几句话，启发张宗子编了一个故事，他在《夜航船序》里说，一僧人和一士子同宿船上，那士子高谈阔论，僧人听了有点畏惧，只好卷足而寝。听着听着，僧人觉得那士子说得有破绽，便问他“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回答是两个人；僧人又问他“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回答那当然是一个人。僧人听了，不由笑道：“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苏东坡大概很少乘这样的夜航船，但也有过经验，《次韵答贾耘老》便云：“夜航争渡泥水涩，牵挽直欲来瓜州。”更多时候只是他一个人，或仅三二人同船，那就可以找本书读读，《仇池笔记》卷一说：“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字衰陋，萧统尤为卑弱，如李陵五言皆伪。今日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篇，渊明作《闲情赋》，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原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小儿强作解事也。”想到这里的时候，东坡大概颇为得意，不由得捋髯大笑起来。

这也可看出学问的两端，一是常识，掌握一点基本知识，实实在在地知道一点，虽然张宗子说：“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但只要那僧人听了不伸脚，也就够了。另一就是精进，那就要耐得住寂寞，前人说出了两个境界，

王彦猷《题许市施水坊》有云：“夜航又逐东风去，重叹因人此滞留。”或有时会停留，有时会搁浅，有时甚至还会迷途，这并不要紧，只要船仍在前行，总会到达想到的地方。觉范和尚《次韵睿廓然送僧还东吴》诗云：“遥想夜航无管束，棹歌应载月明归。”这时你就会感到欣然，感到宽慰，感到所经受的寂寞中，也曾有许多快乐，东坡爽朗的笑声，也就是这样来的。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

目 录

- | | |
|-----|--------------|
| 001 | 蟋蟀谱 |
| 014 | 叶子 |
| 023 | 鲁迅的中文藏书 |
| 029 | 鲁迅和《点石斋画报》 |
| 037 | 《陈子文手抄紫泥法墨迹》 |
| 045 | 《宋刻梅花喜神谱》 |
| 049 | 江南民间木雕 |
| 053 | 周黎庵的旧作 |
| 057 | 周黎庵的近著 |
| 061 | 言言斋书谈 |
| 064 | 追记周越然 |
| 071 | 锺叔河写的《书前书后》 |
| 074 | 锺叔河编的《知堂谈吃》 |

- 078 费在山三种
081 关于《老照片》
085 知堂书信
090 花雨缤纷
093 江湖
100 徐志摩的年谱
104 张兆和的小说及其他
108 叶圣陶在甪直
116 苏州书坊旧观
125 还是不能遗忘
128 毛边书谈琐
133 蒙学读本
135 杨宪益《零墨新笺》
138 鸽哨
142 学者的杂写
145 《偶然集》的版本
148 叶圣陶早年日记

154 后记

蟋蟀谱

舍间有一部王世襄先生纂辑的《蟋蟀谱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刊行，精装一厚册，除卷首放了一些彩色图片外，正文全都影印，这正合我意，如果是排印本，即使有几处鲁鱼亥豕，心里也会很不舒服的。这书不但影印，并且印得清楚明晰，不像最近缩小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或《列朝诗集》那样，几乎要借助放大镜了。当然，这是题外的话。

在京城老人中，晚年以文化成就得享盛名的很有几位，张中行和王世襄大概最为突出。张先生以回忆往事故人入手，且有一副耐人寻味的笔墨，故而“负暄”之谈，令人爱读。王先生则有点不同，他是大“玩家”，不但玩得好、玩得精，并且研究玩。他既玩又做研究的，类如家具、竹器、漆器、木雕、葫芦、鸽哨等器物，类如秋虫、鸽子、金鱼等小小

宠物,对于实际生活来说,有的尚有实用意义,大多则一无用处,属于闲者的雅玩,也就是文震亨拿来写书的“长物”。其实,这些“长物”正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具体而微地保留着古人生活情趣、审美意识、技术水平等诸多方面的深刻痕迹,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光影。因为它本来就是边缘学问,自古以来,关心的人不多,著作也不多,晚近以来,更几乎成为绝学。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文化的一脉远水,只有流到今天,才能够被认识,去承认它的价值,去发掘它丰富而深厚的意义。如果要追求民族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不研究这些充满民间趣味的百工器物,乃至草木虫鱼,不能不说这是残缺的、不全面的。如蟋蟀,仅是小小秋虫而已,但它蕴含着有关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昆虫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它便不仅仅是小小的秋虫了。王先生的研究,从趣味入眼,从广博入手,经数十年的钻研、探索,才得以完成一本两本著作,显示了他对于民族文化的执着精神。他所做的事,有的是承先启后,嘉惠来者;有的则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近年来,王先生印出几十种著作,正如启功先生说的,“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这部《蟋蟀谱集成》虽是文献的纂辑,但也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如今已经很少

有人肯去做这种拾残集丛的事了。

小小蟋蟀，大约在唐代中叶才成为人们的玩物。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说：“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这是捉养蟋蟀的最早记载。顾文荐《负暄杂录》则说：“斗蛩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但蟋蟀作为赌斗之虫，唐代似乎并不流行，至多属于萌芽阶段。蟋蟀赌斗至宋代开始兴盛，时人作辞赋以描述，俞允文在《蟋蟀赋序》中说：“蟋蟀，秋虫也，猛性嗜斗，志在必胜。其鸣声又特悲壮，庶几感灵激神，固虫豸之可畏。”高承埏《蟋蟀赋》更将捉、斗、赌、观的诸般情景做了形象描绘。在赌斗蟋蟀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湖上平章”贾似道，《宋史·贾似道传》记道：“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媚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至明代中期，赌斗蟋蟀的风气弥漫，宣宗朱瞻基更沉湎于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记道：“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鍾进千个，一时语云：

‘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今宣德蟋蟀盆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近日吴越浪子有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贾之流毒也。”蒲松龄《聊斋志异》有一篇《促织》，就写宣德年间因宫中之好而荼毒百姓的悲惨故事。清兵入关，南明小朝廷虽苟安一隅，岌岌可危，然赌斗蟋蟀之风仍不稍衰，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说：“马士英在弘光朝，为人极似贾秋壑，其声色货利无一不同，羽书仓皇，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迨大清兵已临江，而宫中犹需房中药，命乞子捕虾蟆以供，而灯笼大书曰‘奉旨捕蟾’。嗟乎，君为虾蟆天子，臣为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明亡以后，这种荒业废事耗财之戏又随之入清，终为法律禁止，《大清律例》有条例规定：“凡开鹌鹑圈、斗鸡坑、蟋蟀盆并赌斗者，照开场赌博枷责例治罪。”即“俱枷号二个月，杖一百”。但如何真能令行禁止，光绪间发行的《点石斋画报》上，就有多条新闻与赌斗蟋蟀有关。

赌斗蟋蟀的风气既如此炽盛，就会有人去研究蟋蟀，蟋蟀谱的刊刻也就在情理之中。今存最早的蟋蟀谱，便是置于卷首的《重刊订正秋虫谱》两卷，嘉靖丙午刊本，今藏

宁波天一阁。既云“重刊订正”，当由旧谱增益而成，但旧谱已无可寻觅。作者署“宋平章贾秋壑辑，居士王淇竹校”，贾似道以斗虫误国，被推为斗虫的鼻祖，但未必纂辑此书，故疑出自书坊的伪托。万历刊本的《鼎新图像虫经》两卷，亦署“宋平章贾秋壑辑，明居士王淇竹校”，刊印晚于《秋虫谱》数十年，内容在《秋虫谱》的基础上有所增辑，卷首有版画十三幅，描绘了泥盆、关笼、简罩、比匣、敲筒等用具，在明清所刊蟋蟀谱中未见更有插图的。万历间所刊《夷门广牍》本《促织经》两卷，署“宋秋壑贾似道编辑，明梅颠周履靖续增”，由“梅颠”可知成书已在周履靖晚年，当在《虫经》之后。比较以上三种，可知养虫经验或歌诀，在养虫家中流传，或口授，或笔录，时有出入，同时又不断承袭增益，由少而多。至于袁宏道《促织志》，除叙虫之外，尤以描绘捉虫者形色，惟妙惟肖，大有情趣，凡有如此经历者，必定首肯称是，继而哑然一笑。刘侗《促织志》辑自《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所记暖坑种虫之法，为如今所知最早关于孵育鸣虫的记载，可见北京冬月养鸣虫作为娱乐的民间习俗，明代已经流行，并且有人以育虫为业。入清以后，关于蟋蟀的谱录类著作更其多矣。如梦桂《蟋蟀谱》一卷，较早归结北方蟋蟀体系，文字多出己手，并非因袭旧谱而来。

再如朱从延《虹孙鉴》三卷，有专门关于运蔽的内容，论方法，记名家，足见对掌蔽的重视；《苏杭斗彩局规》则记录了乾隆前的赛场惯例，不失为蟋蟀史的重要史料。这部《蟋蟀谱集成》共纂辑十七种，每种之前有提要一篇，简要介绍了作者、版本及其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襄先生将自作《秋虫六忆》作为附录，印在书末。他回忆自己玩蛐蛐的经历，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风俗民情，情文俱至，乃是我近年读到的一篇好文章。

补记一

此文写了，夜色已深，倚枕读蒋一葵《长安客话》，不期又见蟋蟀。蒋一葵字仲舒，号石原，明南直隶武进人，万历二十二年举人，授灵川知县，官至南京刑部主事。一度曾任京师西城指挥使，故此书署“西城吏隐晋陵蒋一葵”。其婿张三光《蒋石原先生传》有曰：“先生遐搜广讨，童好老笃，有疑必识，是处咨询，车辙所到，必从耆老访古迹遗文，得即贮之奚囊。”寓京期间，他到处访古问俗，且于稗官野史中搜罗北京风土史料，遂成此书。明人专记北京之地方

文献，今存者寥寥，此书即其中之一，问世后即被传抄，如万历间姚士粦编《日畿访胜录》，即抄撮此书及孙国敉《燕都游览志》而成。孙著姚编都已湮没，唯此书尚在。兹将卷二“皇都杂记”中之“斗促织”条抄录于下，或可作《蟋蟀谱集成》的小小补录。

“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涌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又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南人谓之纺织娘，食丝瓜花及瓜瓢，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又一种亦微类促织，而韵致悠扬，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令人气平，京师人谓之金钟儿，见暗则鸣，遇明则止。两种皆不能斗，故未若促织之盛。有《观斗蟋蟀》诗，失其名：‘蟋蟀著幽风，泉壤乃食息。迎阴已振羽，欲鸣先鼓翼。薛墙催络纬，床下入促织。气候感化机，吟秋式其职。于世无所争，岂有刚膂力。都忘一点形，自负万夫特。见敌竖两股，怒须如卓棘。昂藏忿塞胸，膨脝气填臆。将搏气蹲踞，思奋却匍匐。盘珊勇回旋，唐突势凌逼。啖噬屡吐吞，棓斗几翻覆。既却还复前，已困未甘踣。雄心期决胜，壮志必在克。依希

触与蛮，蜗角并开国。干戈日相寻，拓地互逐北。螗臂当辙横，怒蛙致凭轼。亦似蜉蝣生，驹隙竞矢得。智哉刘伯伦，韬精比鸡肋。知雄守其雌，老聃亦渊识。一笑披陈编，冥洞古颜色。”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之“蟋蟀部”艺文引录此诗，唯不是全篇，缺失颇多，作者则明确署作顿锐。顿锐字叔养，号鸥汀，明北直隶涿州人，正德六年进士，由知县官至代府右长史，著有《鸥汀长古集》《渔啸集》《顿诗》等。

补记二

寒冬将至，夜来寂寂，以杂书遣怀。

谢肇淛《五杂组》卷九有记赌斗蟋蟀，曰：“三吴有斗促织之戏，然极无谓。斗之有场，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两家审视数四，然后登场决赌，左右袒者各从其耦。其赌在高架之上，只为首二人得见胜负，其为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输直至于千百不悔，甚可笑也。”又曰：“促织与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斗，吴中人多能辨之。小说载张廷芳者，以斗促织破其家，哭祷于玄坛神，梦神遣黑虎助之，